

8025

梁羽生著

冰川天女傳

(四)



香港青書店出版

著 者：梁 羽 生

出 版：偉 青 書 店

總代理：天地圖書有限公司

香港灣仔莊士敦道30號地庫

電話：5-283671 5-283605

COSMOS BOOKS LTD.,

30, Johnston Road,

Basement, Wanchai, Hong Kong.

印 刷：培 基 印 刷 公 司 承 印

香港灣仔船街38號地下

(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)

目次 (第七集)

第廿五回

妄動無明 玄功消一旦
安排有道 衣鉢得真傳

三

第廿六回

知己難逢 憐才惜瘋丐
深情誰遣 憶舊念佳人

三三

第廿七回

雲破月來 空勞魂夢繞
鐘聲梵唄 驚見劍光寒

五五

第廿八回

舞影翩跹 飛刀殺仇敵
風雲動盪 俠士護危城

八七



洞冥子厲叫一聲，跌倒地上。

第廿五回

妄動無明 玄功消一旦
安排有道 衣鉢得真傳

七枚冰魄神彈同時出手，洞冥子竟然若無其事，冰川天女也不禁吃了一驚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只見洞冥子一躍而起，五指如鉤，朝着冰川天女的胸門，便是一抓。洞冥子一身黑色衣裳，身形起處，如一縷黑煙，倏忽而至，他十指都長着極長的指甲，這一抓抓下，莫說給他抓破胸門，只要在冰川天女吹彈得破的粉臉上着了一下，這後果便是不堪想像。

且說金世遺滿腔憤氣，本想到會上胡鬧一場，他用碎石將十多個在外面輪值的武當道士打了笑穴和麻癱穴，像趕鴨子一樣趕入會場，正在洋洋得意，不料冒川生將一串念珠甩了出來，只是一舉手之間，就破了金世遺的打穴法，使那十多個武當道士立時恢復常態。崑崙尊者的點穴法獨創一家，金世遺曾以此打敗不少強敵，自以為天下無人能破，那知與唐經天幾次交手之後，這碎石打穴的功夫已被唐經天識破，雖然尚未能剋制他，但已知道了解法，昨日唐經天替雷震子等人解穴，金世遺後來知道，心中已是一

震。而今見冒川生不費吹灰之力，彈指之間同時解了十多個人的穴道，這武功更是深不可測；聽那念珠破穴之聲，金世遺自忖，若然打到自己身上，自己也不能抵擋，幸而冒川生只是替門下弟子解穴，並不與他爲難，金世遺不由得心頭氣餒，驕氣大斂。但轉眼一瞥，見唐經天與冰川天女聯劍對付黃石道人，置金世遺心頭又如打破了五味瓶子，又酸又苦，極不舒服，正待悄然退出，忽見洞冥子突然飛入，人在半空，就彈開了冒川生的幾粒念珠，接着竟然對冰川天女連施殺手。

這時洞冥子的長爪看看就要抓到冰川天女的臉上，金世遺即算對唐經天有多大恨意，這時亦焉能不救？但見在這電光石火的霎那，冰川天女霍地一個鳳點頭，反劍一削，洞冥子這一抓抓她不住，大出意料之外，身形一晃，左手一伸，連環又抓，金世遺大喝一聲，旋風般的殺了進來，鐵拐當頭砸下，洞冥子伸手一抓，恰恰抓着杖頭，這一交手，兩人都以上乘的內功相拼，金世遺身不由己的被他拖了兩步，冰川天女見勢不妙，刷的一劍，刺洞冥子頸椎的「天柱穴」，這一招正是攻敵之所必救，那知洞冥子武功已臻化境，竟不回頭，隨手一抖，將金世遺的鐵拐抖了起來，噹的一聲，彈開了冰川天女的玉劍，右掌接着伸出，在鐵杖上一按，薄笑叫道：「狂妄小子，叫你知道厲害！」洞冥子單掌之力，金世遺已感不支，這時被他左掌一送，右掌一拍，鐵拐竟然內

臂，金世遺虎口流血。冰川天女大驚，運劍如風刷刷刷，一連三劍！

洞冥子哈哈大笑，右掌仍然按在拐上，左手抓着金世遺的杖頭自左至右轉了一個圓圈，冰川天女的劍刺得快，他的拐也轉得快，金世遺雙手抓牢鐵拐，被他拖得打圈疾轉，座上諸人都看得眼花繚亂，但見鐵拐盤旋，人影飛舞，洞冥子與金世遺各在鐵拐一端，漸漸連那個是洞冥子那個是金世遺也分辨不出來。冰川天女一連三劍都砍在鐵拐中間，眼見人影越轉越疾，誠恐誤傷了金世遺，第四劍不敢刺出，忽聽得金世遺怪笑一聲，身形騰空飛起，冰川天女吃了一驚，只見洞冥子仍然持着鐵拐一端，金世遺却騎在鐵拐上，忽地「呸」一聲，吐出一口唾涎，隱隱雜着嗤嗤的飛針破空之聲，冰川天女趕忙移形換位，反身一劍，一招「倒掛天虹」，疾刺洞冥子背心的「天樞穴」！

金世遺本來已為洞冥子完全制住，這一下變化，却是大出洞冥子意料之外，但他練有上乘的閉穴功夫，却也並不懼怕金世遺的暗器。冰川天女的劍招來得快，洞冥子無暇發放金世遺，轉身一拂袖先解開冰川天女的劍勢，三人出手都是迅逾颶風，就在雷電尤石火的霎那之間，冰川天女被他一拂，立即引劍便退，洞冥子未及轉身，只覺頸項滑膩膩的，似是被金世遺的唾涎沾上，心中大怒，反手一揮，鐵拐飛起，金世遺在半空一個筋斗，頭下腳上，雙手一按，握緊鐵拐，大聲叫道：「刺他風府穴、璇璣穴、潛精穴！」

他中了我的暗器，毒氣就要發作了！」

洞冥子的內功已練到一流境界，雖然還未練成金鋼不壞之軀，但自信已是百邪不侵，更兼他閉了全身穴道，毒氣更難潛入，所以金世遺的話，初時還不以爲意，不料擋了冰川天女數招之後，忽覺風府穴、璇璣穴、潛精穴三處隱隱發麻，果然是毒氣循着血管內攻心肺的徵兆！不由得又驚又怒。

原來金世遺方才所用的暗器乃是天下至毒的暗器。蛇島上有一種怪蛇，名爲「金角神蛇」，蛇頭微凸若角，毒性最大，昔年毒龍尊者曾用此蛇咬了馮瑛，若非得魚壳的千年芝草，性命幾乎不保。（此事詳見『江湖三女俠』。）金世遺的飛針便是這種「金角神蛇」的口涎所練過的。金世遺練這種暗器之時，先服下特製的解藥，讓這種蛇咬過幾次，因而身體自然產生了一種抗毒素，他把飛針含在口中，亦是無害。但別人若給打中穴道，除非確已練到金鋼不壞之軀，否則毒針見血，毒氣即侵，閉了道穴，仍是無法防禦。這種毒針亦分幾種，以前唐經天唐賽花所中的是毒性較輕，慢慢發作的。而今洞冥子所中的三支毒針，却是毒性最強，立即便要發作的毒針。

且說洞冥子忽覺風府穴、璇璣穴、潛精穴三處隱隱發麻，又驚又怒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只見金世遺雙手按着鐵拐，在半空中一個轉身，又已落到地上。哈哈笑道：「米粒

之珠，也放光華，你要向冒老前輩請教，吓，你配麼？還是我和你結緣結緣吧！」一米粒之珠，也放光華！」乃是洞冥子適才譏笑冰川天女的話語，而今金世遺也用來嘲笑他，一來是討好冰川天女，替她出一口氣；二來是有意激動洞冥子的怒火，令毒氣發作得更快。

洞冥子當然知道他的用意，吸了口氣，默運玄功，一聲不响的又擋開了冰川天女的連環三劍，金世遺冷笑道：「我這暗器，天下無人能解，你給我磕三個响頭，叫我爺爺，我看在新收的灰孫子的臉上，或許能饒你性命。」洞冥子怪眼一翻，忽地喝道：「不知死活的小輩，教你知道我的厲害。」長袖一拂，把冰川天女拂開，忽地呼呼兩掌，向金世遺疾劈，掌勢有如排山倒海，金世遺笑道：「你動了真力，死得更快！」却也不敢怠慢，橫拐一擋，拐杖又給他拿着，金世遺適才冒了性命之險，用「天魔解體」的怪招才能脫身，這時不敢被他拋轉，杖一被他拿着，立即用千斤墮的功夫定住身形，同時運動外拳，冰川天女一抖玉劍，走偏鋒疾上，連環出劍，又刺他那三處中了毒針的遺穴，只聽得「喀」的一聲，鐵拐忽然分開，金世遺手中拿着一把鐵劍，原來他這把鐵劍乃是藏在拐中的。洞冥子拿着鐵拐的外壳，架開冰川天女的寶劍，金世遺的鐵劍也是一件寶物，橫斬直刺，招數怪異無倫，揮動之際，隱隱有脫毒蛇的靈味，洞冥子將鐵拐一擲，忽然

向地上一倒，髀膝坐在地上。展開雙掌，力攢冰川天女與金世遺的圍攻。

這時，金世遺左手持拐，右手持劍，攻勢越發凌厲，洞冥子端坐地上，身子動也不動，只憑雙掌的伸縮擒拿之勢，力敵三般兵器，看來是只有招架之功，毫無還手之力，金世遺又不斷的出言譏笑，要激他怒火攻心。洞冥子拆了二三十招，黑氣已漸漸透出華蓋。冰川天女心地仁慈，念他終是前輩，有些不忍，只見金世遺不斷的施展殺手，冰川天女叫道：「請他走吧！」洞冥子怪眼一翻，喝道：「誰要你讓，你要走也不能呢！」金世遺笑道：「你瞧，他自己要向閻羅王報到，誰阻得來？」掄起鐵拐，又重重的當頭敲下。冰川天女轉眼一瞥，只見唐經天在另一邊戰黃石道人，黃石道人已轉守為攻，那柄拂塵宛如玉龍天矯，在劍光籠罩之下，不住價的覓隙強攻，唐經天仗着大須彌劍式，僅能自保，就在冰川天女一瞥之間，他已接連遇了幾次險招。

冰川天女見唐經天迭遇險招，不由得大為着急，心中想道：「洞冥子已受重傷，料金世遺對付得了。」反身一削，收劍跳出圈子，忽覺洞冥子雙掌似有一股牽引之力，幾乎擺脫不開，但適值其時，金世遺又是一拐打下，冰川天女用力向外一跳，長劍撇了出來，心中驚疑不定，但見唐經天正，黃石道人攻得手忙腳亂，無暇思索，玉劍一挺，飛身一掠，立刻上去刺黃石道人的背心，解了唐經天之困。

兩人再度聯劍，不過三十招，又搶了上風，排黃石道人迫得轉攻爲守，雙劍縱橫，正在殺得痛快，唐經天忽然肩頭一顫，低聲說道：「冰蟻姐姐，你快去勸那瘋丐，不必管我。」

原來這時金世遺已碰到了性命的危險。冰川天女和他聯手對付洞冥子之時，還不覺什麼，冰川天女一去，但覺洞冥子的掌力越來越強，金世遺拐劍兼施，看來攻勢極爲凌厲，但已被他的掌力漸漸壓着，三十招之後，竟是漸漸施展不開，掄拐轉劍之時，都要非常用力，金世遺又驚又急，用力外尋，洞冥子忽然改守爲攻，雙掌翻飛，雖然坐在地，掌力所及，周圍丈餘方圓之地，都被他封住，金世遺的鐵拐鐵劍就似陷入了泥沼之中，只能勉強揮動，想拔出來脫身而走，却是不能。金世遺也曾連噴兩次毒針，但這時洞冥子早有防備，焉能再給他毒針射中。他毒針一出，就被掌風震成粉屑，非但不能解困，反而因爲分了分心，更被洞冥子的掌力所吸，看看就要被他牽進內圈。金世遺心中明白，洞冥子是在消耗他的內家真力，如此下去，再過三十招，自己便要氣力竭，那時縱然不死，也要成了廢人。可是對方的掌力越來越強，又迫得自己非要使用內家真力相拒不可。正在苦苦撐持之際，洞冥子忽地厲聲叫道：「狂妄小輩，如今知道了我的厲害麼？」雙掌一翻一覆打了一個圈，金世遺的鐵拐鐵劍都被他抓着。這時忽聽得

冰川天女叫道：「不，咱們先收拾了這個妖道再去助他。」原來冰川天女還未看出金世遺的危險，一心想打敗黃石道人再合力去助金世遺。她這話是答覆唐經天的。金世遺聽了，却如利箭穿心，氣憤悲酸，心中想道：「我一心助你，你却只顧那個小子。」心中悲痛，鬥志消失，被洞冥子內力所吸，更是抵抗不住，看看就要仆倒。忽又聽得唐經天叫道：「不，先救他！」只見赤色光華疾閃，鏗鏘兩聲，兩支天山神芒被洞冥子抖起，一揚打飛，但如此一來，對金世遺的壓力稍稍放鬆，金世遺又定住了身形，心中大愧，鬥意又增，拼了全力再和洞冥子相持。天山神芒雖然厲害，但對洞冥子却祇有威脅之功，不能致他死命。金世遺的鐵拐鐮劍被對方抓住，欲攻不能，要放手也不行，內力被迫得消耗更甚。

只見唐經天突然轉守爲攻，從大須彌劍式一變而爲追風劍法，儼如雷霆突發，怒潮奔騰，黃石道人迫得連後兩步，暫避鋒芒，唐經天反身一躍，游龍劍凌空下刺，有如鷹隼旁林，向洞冥子頸項扎去。他以退爲進，攻勢一發即走，在一招之內，擺脫了黃石道人的羈絆，便立即轉取洞冥子，端的是迅捷之極，美妙非常。幾乎同在這一個瞬間，冰川天女也飛身掠起，手中玉劍化成了一道寒光，也刺向了洞冥子的背心，原來她已看出了金世遺的危險，與唐經天抱著一樣的心思，同來援救。

洞冥子本事再大，也難擋唐經天等三個人的同時攻擊，只見在劍光人影之中，洞冥子驀然站起，將金世遺一推，鐵拐鐵劍一齊反彈，與冰川天女的玉劍碰個正着，鏗鏘聲響，一齊盪開，先化解了冰川天女攻他後心裏的劍招，唐經天的追風劍法何等迅疾，趁着他推拐擋劍的空隙，刷的一劍，改抹為削，直欺到身前，洞冥子雙掌方出，撤掌已來不及，饒是他閃避得快，肩頭上也已着了一劍，但唐經天也被他反掌一帶，身不由己的向前撲了幾步。這一招，雙方幾乎是同時發作，唐經天的寶劍先到，洞冥子的掌力未得發揮，唐經天才不致於給他震倒；但唐經天因避他掌力，這一招攻勢也未使足，要不然洞冥子的琵琶骨只怕也要被游龍劍刺穿。

洞冥子先中暗器，後遭劍傷，強運玄功，閉住了全身穴道，不但止住了毒氣內侵，也止住了鮮血外流，他這派的內功雖非正宗的內功可比，却另有其神妙之處。正宗的內功，在受了重傷之後，講究的是運氣自保，忌戒用力。他這派的內功却是以全身精力貫注在受傷之處，等於築堤防禦洪水一樣，在洪水未攻破堤防之前，一無異狀，儼如常人，一樣可以挫擊攻敵。但正宗的內功，自己諱傷之後，並不影響本身元氣，等如治水中的「疏導」之法，將毒氣渲洩，便可無碍。他這派的內功，等如治水中的「堵塞」之法，只作治標，不能治本，時間一久，精力渙散，便等如給洪水攻破堤防，不死亦成。

人。就算即時可以取勝，因全身精血被耗，將來最少也要減十年功力。

金世遺與冰川天女不知洞冥子的內功另有怪異之處，見他受傷之後，居然一躍即起，又施撲擊，真是見所未見，聞所未聞，大是驚異。洞冥子恨極金世遺，他知道此際在敵方三人之中，金世遺因適才消耗真力過多，已是最弱的一環，所以一躍而起，乘着唐經天身形未定，未及回援之際，呼的一掌，就想把金世遺斃於掌下！

這一掌勢挾千鈞，金世遺左拐迎擊，右劍護胸，情知抵擋不了，只不過稍盡人事，希望少受損傷而已；就在這不容髮之間，只見寒光疾閃，冰川天女攔在金世遺的面前，一招「雪擁藍關」，劍勢自左向右，劃了半個圓弧，這一劍半守半攻，本是極其精妙的招數，但洞冥子這一掌是畢生功力之所聚，冰川天女被他的掌力一衝，但聽得呼的一聲，身形已飛了起來，在空中迷翻了兩個筋斗，這還是她閃避得快，以絕頂的輕功一沾掌力即飛身而起，要不然，若給洞冥子的掌力打實，冰川天女也免不了劍折身亡。

但洞冥子被她一擋，衣袖却也給割去了半截，掌勢自是稍受延阻，金世遺鐵拐一招「駕乘六龍」，攔腰橫掃，洞冥子左掌一劈，碰個正着，但聽得轟的一聲，金世遺的鐵拐脫手飛出，變成了一個弓形，洞冥子的左掌腕骨亦碎了兩根，吊了下來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洞冥子反掌穿胸直進，手指一彈將金世遺的鐵劍彈開，掌風颯然，看看就要「印」

到金世遺胸口要穴。

洞冥子正待施展殺手，猛聽得背後金刃劈風之聲，原來是唐經天的游龍劍已然刺到，洞冥子迫得轉身發掌，但他還是不肯錯過機會，雖然爲了應付唐經天，不能對金世遺施展殺手，但轉身之際，仍用陰毒的手法，伸長了長指甲，中食二指已在金世遺的胸口一劃而過！

正如螳螂捕蟬，黃雀在後，唐經天進擊洞冥子，黃石道人亦已如影附形，跟蹤追到，冰川天女未落地，立即發聲叫道：「留心後面！」跟着柳腰一折，也搶着向黃石道人的後心出劍。

這幾下子的動作快如電光石火，但見黃石道人拂塵一起，唐經天腳步一個踉蹌，斜撲出去，洞冥子飛身疾掠，左手一招「手揮五絃」，五根長指甲都在唐經天的背心劃過，忽地發出輕微的鏗鏘之聲，唐經天的衣服已給他撕開了幾條破片！

只聽得「刷」的一聲，唐經天腳跟未定，反手便是一劍，洞冥子心中一凜，以他和黃石道人夾攻之力，居然給唐經天閃了開去，已是大大意外，他那五指一劃，乃是最陰狠毒辣的「神魔抓法」，明知已劃破了唐經天的衣裳，按說應該托他的背心皮肉抓破，令他穴道的經脉碎斷，但唐經天竟然面色如常，半點血珠也沒有濺出！

洞冥子左手腕骨斷了兩根，急切之間不能用力，只能用右掌之力，一連化解了唐經天的三招攻勢。這時，只見冰川天女也已與黃石道人戰在一起。

冰川天女劍法雖精妙，氣力却是遠遠不如黃石道人，七招一過，香汗淋漓，唐經天獨戰洞冥子，更是吃力，激戰中唐經天回頭一瞥，只見黃石道人將拂塵散開，有如一張漁網，罩着冰川天女的冰魄寒光，緊緊向內收束。唐經天深知他的拂塵厲害，冰川天女仗寶劍護全身，拂塵千絲萬縷，只要被一根塵絲，透過劍光，那便是刺穴攻心之禍，這時冰川天女的劍光已被他愈壓愈縮，僅僅能護着頭面與心胸各處要害了。唐經天心內吃驚，急忙叫道：「咱們快聯在一起。」一分心，幾乎吃了洞冥子一掌，唐經天連展追風劍法，奮力強攻，却是被他掌力膠着，衝出兩步，反被迫退三步。冰川天女全身在「塵網」威脅之下，更是脫不了身。

金世遺喘息已定，拾起鐵拐，那支鐵拐被洞冥子拘攔，已似一張鐵弓，金世遺奮力一扯，又將它扯直，飛身一起，鐵拐點打黃石道人背心的「天柱穴」，黃石道人反手一拂，金世遺這一招却是虛招，鐵拐向方一戳，在地上一點，身形在半空一轉，「呸」的一口濃痰，又向洞冥子吐出，洞冥子大怒，却亦怕他的痰內藏有暗器，錫袖一拂，颳起勁風，將他的痰涎吹開。